



老物件

## “车脚子”

张玉虎 文/图

太原郊区以至山西中部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在言事状物时爱拟人化,就说形容车吧,就有车头车尾车膀子等,把车轮就叫作“车脚子”。

胶皮车轮是上世纪初才进入中国的,此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车就一直是使用着这种木制的“车脚子”。

冶炼工业不发达的时候钢铁奇缺,车上的绝大多数部件都是木制的,像这种木车轮上除外圈的一层铁包皮,车辐上的铁箱和铁钉外,都是用坚硬的榆木做成的。

不光车轮、车架、车箱是木制的,就连承载重量、承受摩擦的车轴也是木制的,车轴的用料是质地致密、耐磨耐压的檀木。《诗经》中即有“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这样的句子,伐了檀之后不但要做“辐”,做“轮”,而且肯定还要做轴。

我们村里就流传着一个用檀木做车轴的故事。那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了,村里一家人的车轴坏了,就从七里外的一个木场里买回一根白檀,请来王木匠“旋”车轴。檀木不光能做车轴,而且还是做木工用的推刨床子的上好材料。王木匠一看主家买的檀木很长,而他自己的推刨床子也正好坏了,就趁主家不注意先以推刨床子的长度下锯子截了一段,装在自己的“捎马子”(中间开口,两边放东西,可以搭在肩上背着走的口袋)里,当他开始下车轴的料时,却发现不够长了。王木匠二话没说,背起“捎马子”扭身就往外走,主人问他也不答话。一顿饭的工夫后,王木匠又满头大汗地扛着一根白檀木回来了。后来村里就留下了歇后语:王木匠的推刨儿——一根轴的料。

现在,别说是这种木轮车,就是胶轮马车也很少见了,许多农户都有了手扶拖拉机、小四轮、蹦蹦车等耕作和运输工具,再不用坐上牛车在泥路上“吱儿吱儿”地颠簸了。

看着宿舍区里新添置的垃圾分类桶及宣传栏,不由得想起了儿时的“垃圾分类”,不过那时的“可回收垃圾”与今天的字面意义大不一样,那是我们生活中“变废为宝”的紧俏资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垃圾很简单,主要是家庭灶火里的煤渣。那些用完的牙膏袋、废胶鞋、碎玻璃等都在“可回收垃圾”之列,就连眼下被列为厨余垃圾的鸡毛、骨头也是“可回收垃圾”,可以变换成一点买冰糕或糖果的零花钱;至于废旧报纸、破铜烂铁则是垃圾中的极品,足够打一次牙祭了。

我家对面的营坊街上有一处国营废品收购站,两个店员一杆秤。由于童年的物资匮乏,我们过早地对“垃圾分类”有了初步的认识,我时常把积攒下来的一点“可回收垃圾”送到那儿,为自己和弟弟的嘴巴寻找点甜味尝尝鲜。

不过,我们对垃圾的材质分类并不清楚。有一次,看到邻居二蛋拿着一个“喜凤”牌牙膏袋卖了5分钱,我立马想起了家里还有两个牙膏袋。中午一放学,我立刻将牙膏袋偷偷放到书包里,吃完饭就背起书包到了废品收购站。收购站店员接过牙膏袋,用大拇指刮了刮,只给了我6分钱。我赶紧问道:“二蛋一个牙膏袋就卖了5分钱,为啥我两个才卖6分钱?”店

并州话回

儿时的  
“垃圾分类”

彭庆东

员笑了:“你的牙膏袋是铁皮的,二蛋拿来的那个是锡皮的。价钱不一样。不信,你看。”他还拿出两个不一样的牙膏袋,让我自己辨别。结果,本来想买两根冰糕,只好用6分钱买了两块牛皮软糖。我吃了一块,另一块留给了弟弟。

我当时实在搞不明白,我家的牙膏是父亲花3角钱买的,而二蛋家的“喜凤”牙膏还不到2角钱一支,可为什么他家的牙膏袋就那么值钱呢?父亲解释说,废金属是按“金银铜锡铁”的顺序给价,而废铁里面,像菜刀、铁桶、铁壶等熟铁又比炉圈、铁耙等生铁值钱;其他“可回收垃圾”像鸡毛、骨头及胶鞋底等也是按等级给价的。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就跟父亲的“垃圾分类”较上了劲。除了对自家的牙膏袋、胶鞋底等废品悉数收藏外,对别人刚倒掉的垃圾也立即瞪大了眼睛认真搜寻。



那时候,街上的许多小孩子都喜欢捡“垃圾”,所以废金属、废塑料、旧凉鞋等破烂非常难找,背街小巷的几处垃圾堆、荒废窝棚都被翻找得乱七八糟。那时,“熊孩子”们还闹出许多令家长啼笑皆非的事。邻居家虎子把一支尚未用完的牙膏偷出来,当牙膏袋换了酸枣面;三牛把一把稍微迟钝的菜刀当废铁卖了;燕儿不仅把自己的长辫子卖了,还说服妹妹也剪下辫子换了猴皮筋儿……由于父母看管严格,我们兄弟卖“可回收垃圾”必须经过他们把关,尚未用完的牙膏、补补还能用的铁锅等都及时被父母从废品中剔出,所以才没发生好物贱卖的事。

如今,“垃圾分类”已成了全民关注的话题,我又重拾起了儿时的“垃圾分类”,但再不是为了舌尖上的零花钱,而是自己的兴趣和责任。

民间综艺

## 万荣口歌

李耀岗



晚上,我和我哥在灯下剥棉桃。棉桃是白天捡来的棉棵上未开的,碎青瓜蛋子一般,看不出有啥用处,晒开后里面却露出雪白的棉絮,柔软、洁白。它们最终会纺成棉线织成棉布,做成贴身的土布衣裤,会钻入我们的棉袄棉被棉裤,温暖许多个冬天。每年秋冬,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

那时,还没有我弟,我和哥哥常犯口角。

我哥闻到了一股臭味,怀疑是我放的屁,骂我是“臭屁掌柜”,我回骂他“屎巴篓子”。这样争吵,并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还有别的办法。接着,我们手指左右飞舞,口中念念有词,按照那时孩子的“规矩”开始裁定到底是谁干的,“丁零咣当,海螺烧香。哪人放屁,定准是你。”

啪,我爹一巴掌扇过来:“好好干活,净论口歌。”

我爹说我们念的这种童谣叫口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它的俗称。我们小时候有许多这样特别绕嘴押韵的口歌,也不知是谁编的,比如有取笑懒汉不劳动的:

“英娃庙,董大汉。吃唠饭,没事干。拿起镢,去撵(pàn)山。放倒镢,学驴噜(càn)。”

有晚上月亮地里互相逗趣的童谣:“月牙牙,捣茶茶。小狗狗,咬娃娃。吓得回家叫爸爸。”

还有沿墙根摆溜溜时嘴里说的:“溜溜摆溜溜,摆到南头吃豆豆,豆豆吃不到,栽个大跟头。”

万荣口歌,口语化、歌谣化、世俗化明显,有修辞如比兴对偶夸张拟人,有故事情节生动活泼,有野花之美,顿生万千欢喜。口歌大多不讲章法,却自带节奏,有劝化功能,有自谑功能,也有隐喻功能,落花有意,欢喜由心,似乎平时说不出口的话,编进口歌什么都敢说出来。比如,编女子缠脚的受屈的:“小姑见了大臭脚,压住就用小刀削,削下石根倒鸡窝,公鸡吃了不叫鸣,母鸡吃了不闹窝。”

这样的口歌段子,不能端腔读之,尤宜土话闲说,端端正地让那尘土飞扬才够味。连学校老师也不得随口借用地歌句教育学生:“丑人多做怪,黑馍多夹

菜;天旱多锄田,雨涝勤浇园……”

前段时间得到口歌民间收集人吴永珍老师的《万荣民谣》,翻开书页,许多熟知的字句扑面而来,如故人相聚。那些村中巧嘴、话痨、抬杠鬼、长舌妇曾经口诵耳热的段子落地为文字,虽然少了方言土语直接念白的冲撞,却也滋味十足,着实亲切。如《吃咀婆娘》《码牌婆娘》《亲狗狗,毛蛋蛋》,里面有熟悉的地名,如“终于上了仔景村会”,就是邻村西景村的古会,有亲情萦绕也是儿时听过的,如“亲狗狗、毛蛋蛋,……火燕燕”,印象里我妈就是抱着弟弟亲热地一遍一遍说着这几句,像唱着一首曲调悠扬的民歌。抄一段吴永珍老师收集整理的《亲狗狗,毛蛋蛋》:“亲狗狗,毛蛋蛋,喜鹊鸟火燕燕(一说“喜鹊”应是“蟋蟀”,万荣特指麻雀)火燕燕,飞向西,我娃吃奶不肚饥。火燕燕,飞向东,我娃长得水灵灵。火燕燕,飞向北,我娃越长脸越亲。火燕燕,飞向南,我娃长大挣大钱……”

口歌,属晋南民间口头文学范畴,以儿歌、顺口溜、谚语、瓜句(谜语)为主,又不拘一格。有些口歌,不整自工,天性合律,读之意义非凡,朗朗上口。如描写村妇织布的口歌,“身坐金銮宝殿,脚蹬银链四串,手把悠悠秋千,口吃苏州挂面”,平仄已接近六言绝句。更多的口歌,成为映照生活底色的多面镜,吃饭穿衣、爱恨苦愁,晴耕雨织、男欢女爱,无处不有,无所不包。口歌里的民俗、俗事、世俗,装进了万荣乃至整个晋南社会的广阔图景,装进了烟火缭绕的生活画卷,也装进了我们曾经斑斓灿烂的童年。

图片来源:百度网

## 小说

假如有人要  
求他把两只手  
放下来,那么他的歌一定  
唱不成了。每个人唱歌  
都有自己的奥妙,宁布的  
奥妙就是手端隐形盘子  
才能唱歌。宁布唱完,由  
东日布表演马头琴独奏  
《牧民红心向北京》。

马头琴是牧民特别  
喜欢的乐器,他们管马  
头琴叫作马的琴,也叫  
潮尔。这个琴的琴柱顶  
端有一个马头雕塑,它  
的共鸣箱是很大的四角  
形,琴弦只有两根。

东日布的这首马头  
琴曲听上去好像马站在  
山顶上披着金色的阳  
光,脚下是绿色的草  
原。在绿草上边有一层  
白芒,那是露珠的闪  
光。马头琴比其他乐器  
更能表达生活在北方的  
蒙古族人的深沉的感

情。

天色黑了,观众看台  
上演员的脸已经模模糊  
糊,动作也看不清楚了。  
这时琪琪格玛走出来,  
对大伙说:“亲爱的牧民们,  
我们下一个节目是为大  
家表演点亮汽灯,请欣  
赏。”

汽灯是野外用的照  
明工具。那时候,白银  
花草原和内蒙古大部分  
地区都不通电,乌兰牧  
骑下乡演出常带一个汽  
灯。汽灯是这样的:在  
玻璃灯罩的底部灌上煤  
油,然后用气管子往里  
面打气。煤油汽化之后  
喷到灯芯上,点燃得非  
常明亮。

丹巴把汽灯摆在台  
上,老乡们轮流过来看  
这个灯。他用手拦住人  
说:“汽灯点起来太  
亮,要离远一点。”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47

鲍尔吉·原野  
著

《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

大家环绕着这个汽灯  
围成一个大圆圈,“砰——”  
丹巴划火柴把汽灯点  
亮。大家惊呼,想不到  
汽灯会这么亮,他们在  
黑暗中一下子看清了彼  
此的脸,彼此都带着惊  
讶的表情,笑容是一样的。

两个老太太说:“这  
个灯是天神化身的吧?”  
说着她们跪下来磕头。

北岳文艺出版社

47

乔忠延  
著

《幸福从安全出发》节选

大家环绕着这个汽灯  
围成一个大圆圈,“砰——”  
丹巴划火柴把汽灯点  
亮。大家惊呼,想不到  
汽灯会这么亮,他们在  
黑暗中一下子看清了彼  
此的脸,彼此都带着惊  
讶的表情,笑容是一样的。

两个老太太说:“这  
个灯是天神化身的吧?”  
说着她们跪下来磕头。

救了,这不就是最早  
的关于灾害风险的预报吗?  
是的,一点不假。

阅读驰思:

生产作业的过程中,  
可能会存在一定安全风  
险。只有了解各项作业  
的危害因素、危险类型以  
及控制和改进措施,才能  
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  
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并向从  
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  
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  
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  
故应急措施。”

鸡王镇宅与安全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  
步,安全生产摆到了十  
分重要的位置。随着安  
全生产的重视,安全文化也

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  
置。时常有人问我,安  
全文化如何解释?如何用  
最简单的话讲得一清二  
楚?抽象地讲,经常让人  
昏昏欲睡,我们还是讲个  
故事吧!

我小的时候家在农  
村,同左邻右舍一样,日  
子过得很拮据。常常大  
年临近还缺米少面,  
能凑点钱割上一斤肉,  
饭里就有了美味。可就  
是这样贫穷的日子,非  
要贴年画不可。即使买  
不起别的年画,画着大  
公鸡的年画非买不可。  
买回来要贴在烟筒上,  
而且,买时就要注意大  
公鸡的朝向,要往上炕  
的方向走,不能朝下炕  
的方向。小时候只觉得  
新鲜好玩,不问其意。  
稍大些喜欢刨根问底。

故事